



现代学林点将录

胡文辉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现代学林点将录

胡文辉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学林点将录 / 胡文辉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218-06807-7

I. ①现… II. ①胡…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现代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8134 号

现代学林点将录

胡文辉著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柏峰 沈展云

装帧设计: 卢小雅

责任技编: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经 销: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www.gdpgfx.com)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6807-7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9 插 页: 3 字 数: 6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9667808

ISBN 978-7-218-06807-7



9 787218 068077 >

序 王来雨

向来只爱写书评，不爱写序。书评是附骥尾，可以旁逸斜出，肆无忌惮；写序是著佛头，必须正襟危坐，敛息屏气。

“正襟”的“正”在中国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词，尤其当它和文章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的文化人，一辈子奋斗的最高目标，就是死后获得“文正”两字，因为这两个字“极美，无以复加”（司马光语）。获得这个称号的，在三千年历史上，历历可数，远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韩文正，近有被毛泽东“独服”的清朝“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曾文正。

谥号这回事，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因为中国有一门独到的学问，叫人伦鉴识，兴盛于汉末至六朝的阶段。高级一点叫“品藻”，《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很多某人对某人的评语，所谓魏晋风流，相当一部分是互相品藻出来的；低级一点叫相面，就是如今的佛庙道观、旅游胜地门口摆摊的。

谥号的对象是死人，人伦鉴识的对象是活人，但都是庙堂上的事情，参与者都是大官大人。在中国的老百姓和通俗文化中，古有隋唐三十六条好汉和梁山一百单八将，今有百晓生的兵器谱，要分出个高下，排出个具体名次。这并非因为百姓有惊人的数学天赋，也不是百姓有热烈的名次崇拜症，而是因为热闹——即使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也会有热情观众呼吁上演“关公战秦琼”的戏码，以增加热闹的程度，热闹而非正经。

热闹需要人多，不然排不出三十六条好汉，只能排出“北洋三杰龙虎狗”。东汉至六朝，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转型期，五百年间，外来之佛教逐渐侵入本土文化，产生连锁反应，影响遍布于思想、文学、艺术与饮食起居。当时的政治虽然严苛，文化与思想却不执于一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风流人物辈出。人伦鉴识之学的昌盛，和这种时代、学术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世说新语》记载的“风流”，就有几位胡僧。

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最新一轮转型期，便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以迄于今，

目前是否结束还很难预料。在这一百多年里，自帝国而民国而共和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无论是政治生态，还是思想与学术、文化生态，都奔跑在一条西化之路上，风流人物成堆地出现。中国的学术本身，一向又有宗派的传统，自韩愈韩文正公模仿佛教，提出儒学的“道统说”，门派师承便成为学术传承的主要模式，仿佛武侠小说里的少林武当、五岳剑派。传统的门派师承和“拿来”的各种主义，混杂融合，排列组合，有了先进与后进，有了预流、入流和不入流，也有了先锋和保守等等分野，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五彩斑斓。

文辉兄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便是对这一斑斓图景的勾勒与点睛。“勾勒”是形，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点睛”是神，顾恺之说过，“四体妍蚩，本无善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阅读文稿时，我每每为文辉兄的“点睛”之句倾倒。

三年前，为给报纸的副刊增点光彩，我提议文辉兄写这一题目。在我，是好玩；在文辉兄，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以这题目做了一部学术史。

中国本土的学术史写法，比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之类，分门别派，实际上很类似于点将录。自梁启超起，中国的学术史渐向西方靠拢，相形之下，点将录似乎不够严肃，不入学院派之堂。然而这一百多年，恰恰也是点将录这一体裁复兴的时期，前贤有汪辟疆、钱仲联等人的诗坛、词坛点将录，近几年则有王家葵先生的印坛点将录、冯永军先生的诗坛点将录，我也混充其间，写了篇当代新诗的诗坛点将录。如今，文辉兄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出版，浩浩汤汤，令人兴叹，可为点将录的所谓游戏性“正名”。

无论人伦鉴识，还是点将录式的学术史，套用一个俗词，其实都是以人为本。

序 冯永军

“点将录”这种品评形式，最初并不是用在文学评论方面的。据《明史·阉党传》记载：“初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可见，最初阉党中人王绍徽所作的《东林点将录》，其实类似于后世的“黑名单”。其用心险恶，自然是不足取的。然而，这个点将录却流传甚广，如大学者阎若璩在《与王山史书》中就讲到自己“儿时读点将录”的事，并且对其中的人物及座次印象极为深刻。可见“点将录”这种品评形式是极为引人注目并深入人心的。

清朝的舒位创造性地利用“点将录”这种形式对乾嘉两朝的诗人进行点评。他的《乾嘉诗坛点将录》，“化宦海党争之具，为词场评鹭之资”（刘寂潮先生语），从此为后人开启了另一种文学批评形式，其影响远较《东林点将录》更为深远。后来如汪辟疆、钱仲联等人，都作有“诗坛点将录”。钱仲联先生更是把“点将录”从诗坛引向词坛，先后著有《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和《近百年词坛点将录》。近时王家葵先生将“点将”用于艺林，著有《近代印坛点将录》。时至今日，吾友胡文辉先生又把“点将录”引向现代学林，倾数年之力，作成一部《现代学林点将录》，作为“点将录”从党争到诗坛、词坛再到学林中的一环，即使单从范围的扩大来讲，也是有极大的开拓之功的。

王绍徽的《东林点将录》，除了在榜文内的天罡星三十六人、地煞星七十二人之外，还包括“开山元帅托塔天王”，故所点东林党人总数共为一百零九人。而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在体例上除了上述诸位梁山泊头领外，还增加了一名“黄面佛”；另在体例上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就是《乾嘉诗坛点将录》增加了“一作”，就是说该头领对应的诗坛人物既可以是某甲，也可以是某乙。这样就使入选的人物大大增加，远不止是一百零九人，

而是一百五十二人了。到了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在体例方面也有所更新，那就是：第一，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中，“一作”只有一人，而《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一作”可以有数人之多。第二，汪辟疆的《点将录》增加了“附及”，用来收录那些诗歌未成家数而和某些诗坛大老关系密切的诗人。第三，在《乾嘉诗坛点将录》的那些头领之外，又增加了“教头王进”。不过，后来钱仲联先生的几种“点将录”，则仍依《东林点将录》的旧例，只点了一百零九人。这次胡文辉先生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在体例方面也有了一种新的突破，那就是除了“托塔天王晁盖”和榜文上的一百零八名头领之外，又增加了“额外头领一十九员”。此十九人从何而来？乃是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之时，所得的十九员降将。既然是降将，那么所点之人也必然有所讲究，乃是十九位“域外汉学家”。我最初看到这个体例时，禁不住拍案叫绝，胡先生真可谓别出心裁。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史学大师陈垣在不同场合都表达对汉学中心不在中国的焦虑。比如，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龙树寺举行恳谈会，陈先生曾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其后在1928年燕京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陈先生又讲到：“今天汉学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北京。”除了陈先生，像胡适等人，也都有过类似的表述。可见，正如胡文辉先生所言：“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近代以来，域外汉学家对中国学术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其中有些足以令国人望洋兴叹。他们的成果从一开始就为国内学者瞩目，对国内学者而言，既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同时也是一种刺激和挑战：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成就有难以企及之处，另一方面又自恨这些成就何以不是我们国人所取得的。不过，梁任公当年有句名言说得好：“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现在国人视野开阔，已不是眼中只有中国的时代了；而“天下”云云，当然也不再是太阳照耀之下的中国这一小块地盘，乃是寰宇，是真正的“普天之下”。那么，“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了。换个角度看，域外汉学家如此重视中国学术，不也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极大的一种反证吗？促狭的人或许会发笑，这次胡先生也捉弄了域外汉学家一把，“降将”云云，恰恰满足了

我们固有的、自高自大的所谓的“民族自尊心”，仍是华夏对待夷狄的态度。不过现在天涯咫尺，四海一家，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岂不也是域外文化的“降将”？被胡先生点为“天立星双枪将董平”的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序》里曾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只有具有这种无内无外、一体视之的胸怀和治学态度，才能有助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

胡先生在体例方面的另外一个突破，就是每则“点将”后面的注释。这些注释并不单纯是对正文的注解，更多的时候是问题的进一步引申和拓展。被胡先生点为“地全星鬼脸儿杜兴”的唐德刚，其所著《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等书的最大特色便在于不拘一格的注释，用胡文辉先生的话说就是“以杂文笔法为注解，借题发挥，指东打西，可谓文献注释史上的创体”。胡先生写作之时，是不是有意识地参照唐德刚的写法，我不敢确认，不过其注释也和唐德刚一样不拘一格、别开生面却是事实。胡先生的“点将录”最初是在报纸上发表的，限于版面、体例，未能同时刊出注释，大是憾事。此番结集出版，终于可以合成完璧，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胡先生的著述旨趣了。

胡先生此作为《现代学林点将录》，“学林”云云当然不是指一切学问而言，而是有范围界定的。此录所收诸人，大都是文史界人物，而尤以史学界人物为主。胡先生虽然是学中文出身，但据我所知，他涉猎广泛，绝不固步自封限于一隅，多年以来，史学也一直是其用力所在。“点将录”这种形式，貌似游戏文字，其实从舒位到汪辟疆、钱仲联以及后继诸人，写作态度基本上都是极其严肃的，例如，汪辟疆曾多次修订其“点将录”，足以证明作者态度的认真与审慎。胡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是著学术史的态度来作这部《现代学林点将录》的。正如诗坛、词坛点将录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诗话、词话一样，《现代学林点将录》自然也是一种学术史。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下功夫之深，眼光之敏锐，丝毫不亚于坊间林林总总的冠以“学术史”的著作；而论及语言灵活、描摹生动，衮衮诸公更是要放胡先生出一头地的。

胡先生早年负笈中山大学，虽然无缘亲炙义宁先生，但是对陈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是心向往之。这部《现代学林点将录》

很多地方反映了他不同流俗的见解，不惟名气、不慕权势，对于一些名满天下的学界大老也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不足，这在众多尊奉“妾妇之道”的人眼中可谓身大不及胆甚至胆大包天了。然而惟其如此，才能庶几不负陈先生那两句被学术界炒烂、被很多人阳奉阴违的名言。

克罗齐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而品评高下这种事更是容易引发争议。相信读《现代学林点将录》的人中，固然不乏拍案叫绝者，但是像读《光宣诗坛点将录》的陈衍、康有为一样的人物，应该也是有的。比拟之道，视角不同，感观必异，况且很多梁山泊头领在原著中便是面目模糊、甚至无事迹可述者。我早年年少气盛，曾作过一部《当代诗坛点将录》，所以可算是“饮水之鱼”，知道其中的“冷暖”的；而读者中颇有以上述诸事责难者，估计胡先生也难免此诘。然而我相信即便如此，胡先生此作也必不会因之减色。相较于那些不痛不痒、八面玲珑、举之无所举、非之无所非之作，此录必定是不废江河了。数年前初读，我就曾举龚定庵“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仰为”赠之，今日重诵此句，胡先生想来不会以之为厌物的。

庚寅元日序于海上蒹葭馆

不敢言序 王家葵

文辉兄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告竣，可喜可贺。

此前戴新伟兄隐约提起作序的事，我虽然觉得是玩笑，依然正色回答：“能够尽快捧读胡先生的大著，快慰无似。以我体会，他已将一部近代学术史烂熟胸中，故点将学林，得心应手。此中的苦甘，只有著者心知。写作中的快感和忽然而生的郁闷，在他的某些章节中都自然流淌出来。即便是玩笑，我也说，这样用心血凝成的书，不是任何外人能够佛头著粪的。”现在我还是坚持这样的看法。

后来，文辉兄果然有信来，详细叙说索序的理由：“我准备请你和王来雨，以及上海冯永军分别作一序。来雨是提议我写此录的人，而且他自己作过新诗的点将录，冯永军则作过当代旧诗坛的点将录。我想你们三位一同作序，既是我对朋友的一个纪念，对点将录此体也是一种盛会。你看如何？”

我虽然固执己见，但毕竟也曾扮演姜太公，攀登过“点将台”，因此乐于将登高所思所见贡献出来，既与文辉兄交流，期博贤者一粲；同时报告给本书的读者，共同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不致因游戏之作而忽略之。

◎“点将录”正榜含“托塔天王晁盖”共一百零九人，而纳入作者视野的人物绝不止此。从数倍于此的名单中，遴选出百余人的“梁山好汉”，作者的学术观点昭然可见。面对这份榜单，读者或许有不同意见，但请相信，每一人物的去取，必经过作者的深思熟虑。极言之，即使将正文全部芟落，仅仅保留这份榜单，仍然可以成立一部袖珍版的“点将录”。

◎人选确定匪易，座次编排尤难。旧头领必是曾领风骚，而在今时代已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新头领承先启后，需为开创风气，引领群雄的一代宗师。

天罡三十六居地煞七十二之上。同为天罡，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

胜以外，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脍炙人口，排名稍微靠后，但地位不容小觑；地煞之神机军师朱武，虽在《水浒》书中隐而不显，作为地煞领袖，人选也需特别考究。至于鼓上蚤时迁、白日鼠白胜等四人，“诗坛点将录”或付阙如，或用来比附“坏人”，学术考量是否需要涉及具体人物的道德背景，此则见仁见智者。

百数十人逐一比附梁山好汉，某些人物偶然也会因书法、雕镌、医学等“别才”，被取为“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神医安道全”，或者因性别而被比拟为“一丈青”、“母夜叉”和“母大虫”，这些确实与“点将录”体例的游戏因素有关，但多数人物之地位升降，则显然隐含有作者对品题对象的褒贬。

◎“点将录”可以简略到仅有名单，稍繁琐则有赞语，再复杂又添加说明文字，如果作者愿意，或者后人多事，更可增列注释——这几部分内容合为一体，各司其职。赞语言简意赅，只言片语确定褒贬，若文网密织，作者的本意往往可以从赞语中推求；说明文字比如判词，论定学术短长，叙述入选理由，数语中的；注释不厌其烦，务使读者相信，此人之入选，确定无疑。

◎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问世以来，“点将录”成为一种特殊文体，这种文体固然以游戏的成分居多，但其学术批评性质，并不因此消减。

既然是学术批评著作，所批评的对象又是一个时代“大师级”的人物，按照吾国传统习惯，后生小子居然敢甲乙前贤，实在是不敬之至。至少我作《近代印坛点将录》时，遭遇最严重的指责便是：“你以为你是谁，就设坛点将?!”针对这一意见，我曾作答辩辞说：“影评家与导演各是一行，影评家即使有机会执掌镜头，也未必能超过斯皮尔伯格，但并无害于影评家对斯皮尔伯格们的大作指手画脚。红学家写的小说，可以惨不忍睹，同样也不影响他们喋喋不休地追究曹雪芹的身世，议论《红楼梦》的结构。”

与我作为“行外人”来讨论书法篆刻不同，文辉兄已出版的《陈寅恪诗笺释》，足以证明他的“学人”身份，因此，即使屈从于前面提到的“吾国传统习惯”，由他来点定学林英雄谱，也无愧作。

2009年11月22日

例 言

一、正如人类的历史并不等于英雄史与伟人史，学术史亦不等于杰出学人史；但作为文化英雄的学人，仍可谓学术史的关节，从人物切入，不失为总结学术史的方便法门。古典体裁的学术史，如正史的《儒林传》，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如《国朝汉学师承记》，无不以人为纲。故以“点将录”的形式评点学术人物，并非纯属文字游戏，也是具体而微的学术论衡。选择何种人物，即呈现何种学术观，人名录亦是一种学术史。

二、作为著述形式，“点将录”只是对单个学人分别作印象式的批评，看似轻松，但比之一般流水账式的学术史编纂，其实远为困难；因为这一工作最需要学术通识的贯注，不熟知百家，则不足以论一家。以诗学为例：近人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无论是撰写难度还是学术价值，就远非一般的诗歌史所能及。

三、近时有所谓“国学大师”的评选秀，虽不免鲁莽灭裂，但也是触发撰写“点将录”的动机之一。而此录的性质，则不以“国学”为本位，而是以“学术”为本位；不以“大师”为号召，而是以“学人”为号召。在评估学人成绩上，偏向现代标准：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能引入新方法、开拓新领域者，有独特个性、有自家面目者，作出基础性、专题性的史料功夫者，皆拔高一等；而学力深、著作多而风格不彰者，如陈柱、俞平伯、高亨、姜亮夫、吴世昌、张舜徽、程千帆等，则宁可舍弃在外。

四、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径西方；但另一

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故这一时期最具水准与成绩的学问，始终以中国领域为绝对主流；而在中国领域之内，又始终以广义的史学为绝对主流。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学”，也即所谓“国学”最为发达。相比之下，专攻“西学”者，若不能将外域理论与本土史料融会贯通，则仅能处于仰人鼻息的转介地位，终难有原始的、系统的理论创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等语，倒可借以形容近百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大势。故“点将录”的选择标准，亦侧重于“中学”本位的文史学人，而不照顾学科分布的均衡。

五、李泽厚形容近十数年学风，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之语；其实此语更可以概括清代以降近四百年的学术风尚。民国以来，内有清代考据学的遗传，外有西方实证主义的支援，里应外合，推波助澜，以胡适和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遂成为这一时代的学术主流。故此时期有重要贡献的知识人，其研究工作多以史料考辨和整理为基础，以历史与文化的发现与阐释为取向。几乎可以说，这个时代只有“考据家”，没有“理论家”；只有“学问家”，没有“思想家”。与此相对，传统的义理之学虽存一脉，却未能跳出古典观念体系的掌心，与现代学术规范接轨。以熊十力为例，其“思想家”的气魄有余，而陷于“格义”式的比附、“六经注我”式的创说，在“学术”立场而言为不能实事求是，在“思想”立场而言又不能自出机杼。故“点将录”将熊十力一类的玄学家排斥在外。

六、民国以来学者如林，同一级别的名家众多，见仁见智，取舍为难，不偏不倚，谈何容易。事实上，所谓“文无第一”，论人尤难于论事；盖考辨事实，尚可能接近客观，而品评人物，势难避免主观。此外，为切合各人的身份、特征，甚至为求增加娱乐性，此录在排行上也不尽拘泥，座次前后，未必代表学问高下。

七、在体例上，“点将录”以人为纲，每则首先评论具体人物的学术成绩、取向及方法，以见其学术史地位；再述其轶事逸闻，以知人论世，并增

风趣；最后附以绝句一首，不拘一格，以留余味。故此录一方面继承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的形式，另一方面又糅合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刘成禺《洪宪纪事诗》的体裁，实为“点将录”与“纪事诗”的结合。

八、“点将录”的通行格式，是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另冠以旧头领一员，故此录共选入民国以来的中国学人一百零九位。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论现代学术史，已无法自限于禹域之内，而回避国际汉学的成就。故别出心裁，突破体例，另选择有重要成绩，且于中国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域外汉学家附录于后。据《水浒传》第一百零五回，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得降将计十九员，故以此为据，配以汉学家共十九位。

目 录

序	王来雨	1
序	冯永军	3
不敢言序	王家葵	7
例 言		1
旧头领一员		
托塔天王晁盖 章太炎		3
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胡 适		11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王国维		16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傅斯年		21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陈寅恪		26
天勇星大刀关胜 陈 垣		31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罗振玉		36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顾颉刚		40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钱 穆		46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孟 森		50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杨鍾羲		55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于省吾		59
天满星美髯公朱全 冯友兰		63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萧公权		68

天伤星行者武松	杨树达	72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钱锺书	78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郭沫若	83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	余嘉锡	88
天祐星金枪手徐宁	李方桂	93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雷海宗	97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董作宾	102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汤用彤	107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梁启超	111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严耕望	116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蒙文通	121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齐思和	125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钱仲联	129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	李 济	134
天竟星船火儿张横	陈 直	138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刘师培	142
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	叶昌炽	146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洪 业	150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李宗侗	155
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	吕思勉	161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陶希圣	166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孙楷第	171
天巧星浪子燕青	叶德辉	176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余英时	182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杨联陞	188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方 豪	192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周祖谟	197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胡厚宣	201
地威星百胜将韩滔	饶宗颐	206
地英星天目将彭玘	沈曾植	211

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	岑仲勉	216
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	朱希祖	222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	启 功	227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	沈家本	231
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竺可桢	235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王叔岷	239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徐中舒	243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王重民	248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全汉昇	252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梁方仲	257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季羨林	261
地祐星赛仁贵郭盛	向 达	267
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潘光旦	272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	罗常培	277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凌纯声	281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芮逸夫	285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徐复观	289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周法高	295
地狷星毛头星孔明	何炳棣	299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张五常	303
地飞星八臂那吒项充	周策纵	307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袞	郑振铎	311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闻一多	315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劳 榦	320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张君勱	324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容 庚	329
地满星玉旛竿孟康	谢国桢	333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沈从文	338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陈 康	343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吕 澂	348